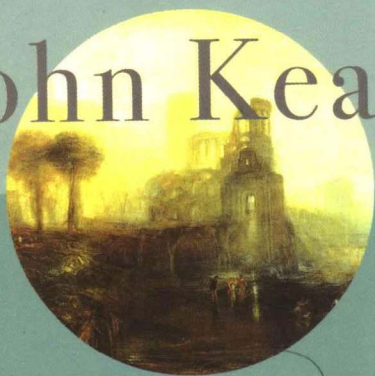


傅修延 著

# 济慈评传

John Keats



人民文学出版社

K835.61/91

2008

傅修延 著

# 济慈评传

# John Keats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慈评传/傅修延 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440 - 3

I. 济… II. 傅… III. 济慈, K. (1795 ~ 1821  
传记) IV. 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922 号

责任编辑: 周绚隆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董文权

济 慈 评 传

Ji Ci Ping Zhuan

傅修延 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02 - 006440 - 3

定价 28.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 引言：不能忘记济慈的八个理由

约翰·济慈(1795—1821)是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只活了26个年头,留下的诗作也不算多,但只要是真正热爱诗歌艺术的人,都会在内心深处为济慈保留一个特殊的位置。为什么济慈如此令人难忘?他身上到底有哪些东西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不能忘记济慈,首先当然是由于他的美妙诗歌。济慈的创作字字珠玑,读后口舌生津颊有余香。如果要编一本薄薄的《世界优秀抒情诗辑》,他在1819年创作的《希腊古瓮颂》、《夜莺颂》和《秋颂》都有可能入选。这年头许多诗歌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济慈的一些名句却历久而弥新,一经讽诵便让人终生铭记。在灰色的情绪袭来时,我们不妨轻声读上一段《夜莺颂》:

唉,要是有一口酒! 那冷藏  
在地下多年的清醇饮料,  
一尝就令人想起绿色之邦,  
想起花神、恋歌、阳光和舞蹈!  
要是有一杯南国的温暖  
充满了鲜红的灵感之泉,  
杯沿明灭着珍珠的泡沫,  
给嘴唇染上紫斑;

哦，我要一饮而悄然离开尘寰，  
和你同去幽暗的林中隐没。

这样的句子才是真正的诗歌，它们能够化解生活中的压力，像陈年佳酿一样发出醉人的芬芳。济慈被人称为“诗人中的诗人”，他不同于一般诗人的地方，在于他是用一颗玲珑剔透的爱美心灵来歌唱。在读者心目中，济慈就像是那只在山毛榉上歌吟的夜莺，它的歌声可以使人忘记此身安在，虽然人的肉身不能离开真实的世界，精神却可以和夜莺一道隐没林间，获得片刻的轻松与解脱。诗歌日历上的1819年属于济慈，在那个收获的季节，他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吐出许多令人惊叹的瑰丽诗句。济慈1821年患肺病去世，因此1819年的激情喷涌对他来说非常可贵和及时，一位诗人一辈子可能只需要一次“火山爆发”，这样的爆发可以把他冲上艺术人生的最高峰，创造出流芳百世的诗篇。《夜莺颂》等诗篇就是这样的奇观，人们通过它们认识了锦心绣口的济慈，发现了诗歌原来可以如此美妙。必须承认，像这样能够拨响人们心弦的诗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还不是很多。不要责怪今天的读者不爱读诗，实在是因为时下平庸的诗人太多，他们用白开水般的文字败坏了人们的胃口，使得“诗人”这个崇高的称号也大为贬值。

不能忘记济慈，其次是因为他对诗歌炽烈的爱。济慈曾经这样宣布：“我发现没有诗歌我无法生存下去——没有永恒的诗——半天也不成——整天更不成。”<sup>①</sup>热爱文学艺术乃是人类的天性，每个人的生命中似乎都曾有过一段理不清割不断的文学情缘，但是像济慈这样为诗歌事业铤而走险，毅然决然地抛弃温饱无虞的谋生职业，在人群当中可谓凤毛麟角。从弃医从文那一天开始，济慈实际上就走上了一條不归路，因为在这条路上他缺少金钱与健康这两项最基本的人生保障。济慈对此并非槽

然无知,他知道自己走这条路凶多吉少,但为了对得住对诗歌的爱,他一头扎进了文学艺术的汪洋大海,体现了一种偏向虎山行的大无畏气概。济慈对诗歌的真挚之情,像镜子一样映照出大多数人的平庸:有多少诗歌爱好者能这样为真爱献身,虽粉身碎骨而义无反顾?滔滔者天下皆是,有些人平素也喜欢谈诗说艺舞文弄墨,商品大潮泛起时却头也不回地蹈海而去,将他们在缪斯面前立下的誓言留在岸上。这些人亵渎了“真爱”一词,在济慈面前人们不可能不肃然起敬,不可能不自我检点起对艺术的忠诚程度。

不能忘记济慈,第三是因为他对美的无限眷恋。诗歌是美的艺术,济慈曾经说过:“对一个大诗人来说,对美的感觉压倒了一切其他的考虑,或者进一步说,取消了一切的考虑。”<sup>②</sup>如果说雕塑家罗丹拥有一双善于攫取美的眼睛,那么济慈拥有一颗对美特别敏感的心灵。美在济慈诗歌中占据了中心位置,“beauty”是他笔下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雪莱因此在长诗《阿童尼》中这样评价他:

他本是“美”的一部分,

而这“美”啊,

曾经被他体现得更加可爱。

基于对美的热爱和对想象力的信心,济慈在《希腊古瓮颂》中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个内涵深刻的命题。“美即是真”如今已是脍炙人口,许多人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要理解这句话必须听一听济慈自己的说明:“想象力以为是美而攫取的一定也是真的——不管它以前存在过没有——因为就像对爱情的看法一样,我对我们所有激情的看法都是,它们发展到极致时都能创造出纯粹的美。”<sup>③</sup>像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诗歌有诗歌自身的逻辑。

辑与可能性,热爱诗歌的人听得懂这番雄辩之辞,因为他们像济慈一样知道诗歌中存在着可与真实世界抗衡的想象之美。真正的诗人能够从阴霾之中看到彩虹,对于他们来说人生有了这种美便已足够,所以他们能够永远保持精神上的强大。

不能忘记济慈,第四是因为他的不幸早夭。济慈像一颗流星一样在诗坛上掠过,他生前写下的哀悼查特顿的诗,恰像是他未卜先知为自己预先写好的挽歌:

忧伤和苦难之子!  
啊,你的命运是多么悲惨!  
天才和崇高的争论徒然  
在你眼里闪烁,过早的死  
已使他幽暗……

济慈让人想起中国那位也是在26岁上辞世的诗人李贺,李贺吟得佳句辄投入锦囊,济慈也是在诗思袭来时抓起纸笔匆匆记下,呕心沥血的艺术劳动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济慈还让人想起古希腊那位用蜡和羽毛做成翅膀飞上天空的伊卡洛斯,因为急于要接近太阳,反而被太阳的热力融化了翅膀,结果从高空坠落爱琴海中。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有时候因为急于靠近自己的所爱,我们反而会受到自己所爱的伤害,济慈热爱的诗歌事业就像是这个故事中的太阳。天才的早夭当然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另一面:济慈因为早夭在读者的记忆中永远与暮气无缘,我们印象中的济慈永远都是不满26岁的青年,永远散发出一股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这又未尝不是诗人之福。济慈对人间只留下惊鸿照水般的一瞥,但他那些如春花绽放般的篇章,足以使他在群星灿烂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运动中,放射出自己夺目的光辉。

不能忘记济慈,第五是因为他那豁达宽广的胸襟。济慈的人生道路远非一帆风顺:他自幼失去双亲,长大后三弟托姆因病夭折,妹妹范妮寄人篱下以泪洗面,二弟乔治移民北美举步维艰,他自己在照顾托姆时又染上不治之症,诗集出版后还受到批评家的恶毒攻击。纷至沓来的磨难损害了济慈的身心健康,然而济慈对命运从不抱怨,他的诗歌和书信中很少流露出忧郁或伤感,对自己坎坷的人生总是抱着一种甘之如饴的态度。《在寒夜的12月里》体现了这种无怨无悔的品格:

在寒夜的12月里,  
呵,快乐、快乐的小溪,  
你的喋喋从不记得  
阿波罗夏日的笑意;  
你带着甜蜜的遗忘  
经历过结冰的约束,  
对于这冰冻的季节  
从来,从来也不恼怒。

济慈认为人应当相互容忍,他对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看法毫不在乎:“有些人视我为中庸之才,一些人把我当傻子,还有一些人说我笨——每个人都认为他看到了我自己不能容忍的弱点,而事实上我愿意有这些弱点——我毫不在意被人看成这样。”<sup>④</sup>别人都为批评界对济慈的不公而义愤填膺,济慈却对自己的朋友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没有理由抱怨,因为我确信这个时候任何真正美妙的东西都会被人察觉。我毫不怀疑,假如我写了《奥瑟罗》的话,我一定会被当成像亨特那样的好汉被人喝彩欢呼。”<sup>⑤</sup>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

不能忘记济慈,第六是因为他那悠然自得的人生情怀。人



们把悲惨的现实世界称为“泪之谷”，但济慈在“泪之谷”中始终绽开灿烂的笑颜。不管命运如何亏负自己，济慈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生活的希望，也没有失去那种独属于年轻人的欢乐。在探究济慈内心时，人们深感钦佩而又为之伤痛的就是这种情怀，它有一种巨大的感染力，使人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珍惜生命中一切有价值的事物。济慈的生活时常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但他仍然能够凭藉自己活泼的想象去寻找各种各样的乐趣，他在给范妮的信中说：“记得我过去是多么喜欢金翅雀、大山雀、小鲤鱼、穴鼠、斑背虫、雅罗鱼、雄鲑鱼等，以及灌木与溪流中的全部种族，但它们肯定在林子里和水中过得更为自在——不过我必须承认，即使现在我也挺乐意弄一大群漂亮的金鱼来养着——我要往鱼缸里装10桶水，用一根冷水管引入新鲜水，另一根管子从地板下面出水。只要水换得勤，银鳞赤鳍的金鱼就能保住自己美丽的颜色——我要把鱼缸放在一扇漆得很好看的窗户下，在鱼缸周围遮一圈桃金娘与日本植物。窗户朝着日内瓦湖的方向——我要坐在窗前整天读书，就像某张画上的读书人一样——天气时不时地让人觉得像是春天了，因此我已开始在石楠树下散步。”<sup>⑥</sup>读到济慈这类情趣盎然的叙述，读者的嘴角不禁会漾起会心的微笑。济慈游历湖区和苏格兰时写下的生气勃勃的书信，也许是最令人神往的游记。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有一颗永葆青春的眼睛，我们的世界就会处处风景如画。

不能忘记济慈，第七是因为他对生命真谛的透彻领悟。生命的本质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连续存在，每个人年轻时都以为自己是时间的富翁，惟独济慈因为父母兄弟接二连三撒手人间，从来就对时间的流逝抱有一种无名的恐惧。他在《幻想》一诗中叹息：

哪里有不褪色的人面，  
哪一位少女百看不厌，  
她的红唇会永远新鲜？

他在《初见爱尔金壁石有感》中写道：

每件神工的玄想的极峰，  
都在告诉我，我必将死亡，  
像仰望天空的一只病鹰。

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总是稍纵即逝，难以持久，济慈因而常常为之叹息，他的《无情的妖女》与《拉米亚》写的是那种梦醒美去的悲剧。在《但愿一星期能变成一世纪》中，他流露了浮士德式的请美停留一下的思想，甚至祈求时间放慢脚步，使美不致匆匆消失。他在给恋人芳妮的信中说：“我几乎希望我们成为夏天里只活上三天的蝴蝶——和你待上这样三天，我会往其中注入平常五十年也装不下的欢乐。”<sup>⑦</sup>济慈的生命中贯穿着与病魔与死神的搏斗，人们说他仿佛生活在一个放满时钟的房间内，耳朵里灌满了滴嗒滴嗒的声音。俄国19世纪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过沙皇政府的假枪毙，陀氏将这种恐怖体会比喻为站在悬崖峭壁边缘俯临万丈深渊，但他又说即便在这种环境中人也愿意活下去，将短暂的一刻当作永恒。而这种思想在济慈诗歌中早有表达，他馈赠给后人的思想遗产之一就是和时间流逝的敏感与痛惜，美国的菲茨杰拉德、拉丁美洲的博尔赫斯先后用小说演绎了他的时间观念。

然而济慈的生命感悟并不悲观，他在花落花开、四季轮回的新旧交替中看到大自然中生生不已，认识到旧美的消逝预示着新美的再生。在《蝈蝈和蚰蚴》中，济慈赞美了大地上循环不息的美：夏有蝈蝈鸣，冬有蚰蚴唱，大地的歌声永无尽时！在《仙灵

之歌》中，他心中已经出现了“美在未来”的思想萌芽：

不要悲哀吧！哦，不要悲哀！

到明年，花儿还会盛开。

不要落泪吧！哦，不要落泪！

花苞正在根的深心里睡。

在未完成的长诗《海披里安》中，济慈对这种思想做了更为有力的发挥：新崛起的奥林匹亚众神把老一代提坦神赶下了宝座，而他们自身又将被更新的一代天神所征服。死亡和衰败固然可悲，但新生事物充满了生命力和青春，属于更高形态的美。这样一来，时间不再是美的扼杀者，它送旧迎新，永远给人带来美的希望。人们都说济慈客死异乡多么悲惨，但我认为他在与夜莺一道“悄然离开尘寰”时，脸上还可能挂着一丝“美在未来”的微笑。

不能忘记济慈，第八是因为他那些石破天惊的独特之论。济慈涉世不深，阅历算不上丰富，又未在高等学府接受过系统训练，因此言论有不少地方未脱稚气。然而成熟有成熟的弊端，有人就是从成熟迅速滑向僵化；而幼稚亦非一无是处，因为幼稚常常意味着率真纯朴无拘无束，艺术的最高境地便是返朴归真。美国当代人文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过“健康的儿童性”的概念，认为成年人不但应该具有成熟的理性，有时候还应以儿童般的天真目光审视世界，以拂拭生活外表蒙上的厚厚尘土，令其焕发出诗意的光辉。济慈所处的是一个打破偏见的浪漫主义时代，那个时代有华兹华斯高歌“儿童是成人的父亲”，有柯勒律治提倡以艺术之眼观察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而济慈也在诗歌、书信以及与别人的交谈中，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对诗才、想象力、真与美、善与恶等问题的独特见解。济慈的个人气质与马斯洛

“健康的儿童性”恰恰相符，他对艺术、哲学与人类生存状况具有敏锐的观察与细腻的感受，这些才华横溢不落俗套的言论构成了济慈著述中引人入胜的篇章。济慈虽然不懂希腊文，他对希腊艺术的理解却深得其中三昧，因此人们说他是懂希腊文的希腊人。济慈不仅提出过“美即是真”的美学命题，他还发表过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言论：

通过不声不响地反复作用于精神层面，具有想象力的简朴心灵可望在某种神妙的瞬间获得报偿——举个以小喻大的例子——你是否从未被一段熟悉的老歌打动过？——在一个美妙的地方——听一个美妙的声音吟唱，因而再度激起当年它第一次触及你灵魂时的感受与思绪——难道你记不起你把歌者的容颜想象得美貌绝伦？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你并不认为当时的想象有点过份——那时你展开想象之翼飞翔得如此之高——以致于你相信那个范型终将重现——你总会看到那张美妙的脸庞——多么妙不可言的时刻！<sup>⑧</sup>

我对诗歌有几条信念，你可从中看出我与他们的立足点距离有多远。第一，我认为诗之惊人在于一种美妙的充盈，而不在于稀奇少有——读者被打动是由于他自己最高的思想被一语道出，恍如回忆般似曾相识——第二，诗之妙触切勿止于中途，而应推向极致，务求令读者心满意足而不仅是敛息屏神地等待：诗之形象要像读者眼中的太阳那样自然地升起、运行与落下——先是照耀于中天，后来庄静肃然而又雍容华贵地降落下去，使读者融入黄昏时绚烂的霞光之中——不过做诗比议论诗应如何如何要难得多——这又把我带到了第三条信念：如果诗之产生不像枝头生叶

那样自然，那它还是不写出来为妙。<sup>⑨</sup>

说到诗人的个性，它不是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是一切又不是一切——它没有个性——它喜好光亮与阴影，不管是丑还是美，是低还是高，是富还是穷，是贱还是贵，它总爱率性而为——塑造一个伊阿古，对他来说就像塑造一个伊摩琴那样高兴。令道德高尚的哲人吃惊的，会使玩世不恭的诗人欢喜。它对事物黑暗面的探析，与它对事物光明面的玩赏一样无害，因为这两项都只止于静观。一名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他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世上的男男女女，作为有冲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因此都有不变的特征——而诗人却没有，没有自我——他绝对是上帝创造出的最没有诗意的生灵。<sup>⑩</sup>

人们不可能都接受济慈这些见解或其表达方式，但不能不承认其中蕴涵着极为精微的艺术感悟。这些吉光片羽般的话语是一般高头讲章中读不到的，也是长于理论阐述的人说不出的。直到今天，人们仍在反复咀嚼和消化这些言论，并试图对它们做出自己的阐释。相比之下，那些在世时声名远在济慈之上的浪漫诗人，其言论反而没有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与持续的反响。

不妨以上面所举“诗人无个性”之说为例，济慈不经意间提出的这个观点，无疑对 T. S. 艾略特的“诗无个性”之说产生了影响。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宣称：“诗歌不是感情的放纵，而是感情的脱离；诗歌不是个性的表现，而是个性的脱离。”<sup>⑪</sup>没有个性的诗人无异于死亡，后结构主义阶段的罗兰·巴特继承了这个思路，提出了惊世骇俗的“作者之死”论，福柯在《作者是什么》中表达的思想也与济慈之论一脉相通：“凡是作品

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是这种转变的明显实例。此外我们发现，这种写作与死亡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的完全消失；作者在他自己文本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对抗，取消了他独特的个人性的标志。”<sup>⑩</sup>非常有意思的是，济慈本是浪漫主义诗人，张扬自我的浪漫之风却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他的“诗人无个性”之说和关于“消极的能力”<sup>⑪</sup>的论述，在他所处的时代显得是那么落落寡合，与现代人的观念却又如此灵犀相通，这一切都令人觉得济慈是一位早生了 100 多年的诗歌天才。

诗歌没有国界，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当中，国人最熟悉的是拜伦与雪莱，济慈则藏在他们巨大的身影后面。20 世纪风雷激荡，人们对呼吁反抗的拜伦和雪莱充满了向往之情，这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诗歌毕竟属于艺术门类，它的功能不仅在于鼓舞斗志，当今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为讲究艺术品位、更能抚慰人心的诗歌。济慈生前诗名寂寞，到了英国经济走向繁荣的维多利亚时代，他在英国文坛的声誉却节节攀升，凌驾于 19 世纪所有诗人之上，其中原因发人深思。英国是最早进入市场经济的国家，迈入市场经济门槛并不意味着无诗岁月的到来，当铺天盖地的商品大潮呼啸而至，只有高擎起心灵的火炬才不会被其席卷而去。济慈对这股大潮做出了自己的反抗，他身上最重要的东西是绝不向商业化潮流妥协的人文艺术精神。济慈不但为诗歌艺术放弃了可望进入中产阶级的人生道路，他的全部作品都可视为对刚开始涌动的商业化潮流的一种拒绝，对拜金主义与逐利行为

的一种抵制。如果说华兹华斯是在工业化之初提醒人们保护大自然,那么济慈是在商品拜物教泛滥之初高高地举起人文艺术的旗帜。不能用唯美主义来形容济慈的追求,他是用想象中的艺术世界来抗衡现实中的金钱社会,从而实现自己在人世间的诗意栖居。

济慈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有几分相似,这就是都属于向商品经济高级阶段发展的转型期——19世纪发生在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的一些现象,如今正在中国许多城市重演。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物欲横流,每个人都需要自觉地高筑起自己的精神堤岸,抵御商业化潮流的无序弥漫。人是有诗心的,没有绿地的城市不适合人类居住,没有诗歌的社会也是一片精神沙漠。文学艺术可以不再占据时代潮流的中心位置,但是诗人不能全都改行下海。一段时期以来,诗神似乎离开了我们这个素有“诗国”之称的华夏大地,再也读不到令人眼角湿润的章句,看不到热切焦渴的阅读传抄,听不到神采飞扬的朗诵吟哦,我们不能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干枯和沙化的心灵需要用诗歌的清泉来浇灌。为此我主张再度走近济慈这位先知先觉之士,倾听他那夜莺般的动人歌声,接受他身上人文艺术精神的感染,以重燃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激情,使生活恢复应有的诗性。

#### 注释:

① 1817年4月17—18日致J. H. 雷诺兹,《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② 1817年12月21日、27日致乔治和托姆·济慈,《济慈书信集》第59页。

③ 1817年11月22日致本杰明·贝莱,《济慈书信集》第51页。

④ 1818年10月21日致乔治与乔治安娜·济慈,《济慈书信集》第230页。

⑤ 1819年10月3日致B.R.海登,《济慈书信集》第434至435页。

⑥ 1819年3月13日致范妮·济慈,《济慈书信集》第270页。

⑦ 1819年7月1日致芳妮·布劳恩,《济慈书信集》第349页。

⑧ 1817年11月22日致本杰明·贝莱,《济慈书信集》第52页。

⑨ 1818年2月27日致约翰·泰勒,《济慈书信集》第97至98页。

⑩ 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伍德豪斯,《济慈书信集》第214页。

⑪ 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译文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⑫ 福柯:《作者是什么》,中译文载《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朱立元等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下卷,第186页。

⑬ 1817年12月21日、27日致乔治和托姆·济慈,《济慈书信集》第59页:“一些事情开始在我思想上对号入座,使我立刻思索是哪种品质使人有所成就,特别是在文学上,像莎士比亚就大大拥有这种品质——我的答案是消极的能力,这也就是说,一个人有能力停留在不确定的、神秘与疑惑的境地,而不急于去弄清事实与原委。”



## 目 录

引言：不能忘记济慈的八个理由 .....	1
第一章 美好童年 .....	1
第二章 美≠真 .....	20
第三章 赫蒙德诊所 .....	41
第四章 盖氏医院 .....	63
第五章 康谷学诗 .....	78
第六章 弃医从文 .....	109
第七章 等待春天 .....	150
第八章 湖区与高原 .....	184
第九章 苦难与爱情 .....	220
第十章 漫漫寒冬 .....	247
第十一章 美 = 真 .....	265
第十二章 自我放逐 .....	304
第十三章 生命之秋 .....	322
第十四章 病入膏肓 .....	347
第十五章 梦醒美去 .....	376
第十六章 诗人之死 .....	402
第十七章 余波荡漾 .....	412